

華 林

HU A L I N

第二卷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主辦

中 華 書 局

華林

季羨林題 

第二卷

《華林》編輯委員會 編

中華書局

2002年 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華林·第2卷《華林》編輯委員會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
ISBN 7-101-03201-X

I. 華… II. 華… III. 宗教文化-研究-中國-叢刊
IV. B928.2-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89412 號

責任編輯 柴劍虹

華 林

HUA LIN

(第二卷)

《華林》編輯委員會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frac{1}{16}$ ·24 $\frac{1}{4}$ 印張·58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46.00 元

ISBN 7-101-03201-X/B·328

顧問：季羨林 饒宗頤 明暘 王永平

學術委員會(按姓氏筆畫排序)：

方立天(中國人民大學)
方廣錫(中國社會科學院)
王堯(中央民族大學)
王邦維(北京大學)
王雷泉(復旦大學)
丘山新(東京大學)
田中良昭(駒澤大學)
辛島靜志(創價大學)
何云(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馬世長(北京大學)

姜伯勤(中山大學)
柴劍虹(中華書局)
孫昌武(南開大學)
黃心川(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國剛(南開大學)
楊曾文(中國社會科學院)
樓宇烈(北京大學)
榮新江(北京大學)
賴永海(南京大學)

編輯委員會：

湛如(北京大學)
黃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
李四龍(北京大學)
陳明(北京大學)
宣方(中國人民大學)
陳繼東(日本武藏野女子大學)

主辦單位：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本書出版得到上海龍華古寺大力支持,謹致謝忱)

華 林

第二卷目錄

季羨林：龜茲的佛教密宗	(1)
姜伯勤：“不了可通神”：論藝術與生命的超越	(11)
白化文：《風藻錢言集》校注	(15)
朱慶之：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	(27)
段 晴：波你尼語法初探	(47)
王建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頭陀僧	(59)
聖 凱：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太原王氏與佛教的關係	(69)
陳海濤：唐代入華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	(87)
王志剛：四至六世紀北中國的佛教史學 ——以《佛國記》、《洛陽伽藍記》、《魏書·釋老志》為主綫	(95)
王邦維：從安然的著作看中國唐代的悉曇之學	(107)
嚴耀中：中國佛教世俗化的一個標識 ——關於唐宋文獻中“肉身菩薩”的若干分析	(115)
白文固、趙春娥：宋元時期僧道免丁錢問題探討	(125)
陳懷宇：中古時代后妃爲尼史事考	(133)
陳永革：論晚明叢林的佛道會通及其效應	(149)
菅野博史：智顗與吉藏的法華經觀之比較 ——智顗果真是法華經至上論者嗎？	(161)
周學農：《理惑論》中的佛陀觀	(171)
廖明活：淨土宗和三階宗的對論——從懷感談起	(183)
榮新江：《釋迦降伏外道像》中的祇神密斯拉和祖爾萬	(201)
謝繼勝：金剛乘佛教傳入吐蕃與藏傳佛教雙身圖像的歷史考察	(215)
趙 莉：關於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收藏部分克孜爾石窟壁畫原位問題考證	(227)
楊富學：南詔大理大黑天崇拜及其影響	(231)
王承文：古靈寶經定期齋戒的淵源及其與佛教的關係	(237)

劉 屹:寇謙之的家世與生平	(271)
范家偉:漢唐時期道教與瘡鬼說	(283)
趙宏勃:從民間信仰考察唐代僧侶的社會角色	(305)

綜述

黃夏年:2000 年我國的佛教研究	(321)
-------------------------	-------

書評

以利亞德《不死與自由——瑜伽實踐的西方闡釋》(高鴻)	(329)
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李宜靜)	(331)
釋大觀《天台懺法之研究》(邱環)	(333)
吳言生《禪學三書》(唐均)	(335)
張 勇《傳大士研究》(薩爾吉)	(337)
冉雲華《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常蕾)	(342)
曹仕邦《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鄭國棟)	(345)
洪金蓮《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周學農)	(350)
涂艷秋《僧肇思想探究》(周貴華)	(352)
劉長東《晉唐彌陀淨土信仰研究》(范軍)	(354)
周 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趙偉)	(356)
崔正森《五臺山佛教史》(杜舒)	(358)
嚴耀中《漢傳密教》(李俊)	(359)
馬丁·鮑曼《德國佛教徒——歷史與社團》(楊媚)	(363)
董志翹《〈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周廣榮)	(366)
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周廣榮)	(369)
勞開斯·錢德拉《佛教圖像志》(李翎)	(371)
敦煌研究院、甘肅省博物館編著《武威天梯山石窟》(達微佳)	(376)
周潤年、劉洪記編著《中國藏族寺院教育》(陸洋)	(378)
宋立道《神聖與世俗》(成建華)	(380)
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學思想研究》(張勝珍)	(382)

補白

郝春文:中日學者“草創期的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綜述(68、86) 鄭國棟:《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品》梵漢文本淺探二則(148、170) 古麗比亞:和田佛寺遺址的“龍女索夫”壁畫(214) 《文史》58輯(2002年第一輯)目錄(270) 2000—2001年中華書局漢學室新書書目(282) 中華書局《中華古典小說名著普及文庫》(共30種44冊)(320) 畢素娟:《雲南佛教史》出版(328)

Contents

Articles

The Esoteric Buddhism in Kucha (by Ji Xianlin)

Touching the Spirit Without Learning: The Art and Life in Jao Tsong – yi' s Paintings (by Jiang Boqin)

Enchin' s *Kazamo Sengen Shun* with New Collations and Annotations (by Bai Huawen)

The Gāthās in the Sanskrit and Chinese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 (by Zhu Qingzhi)

Pāṇini Grammar: A Preliminary Approach (by Duan Qing)

The Ascetic Buddhist Monks in China in the 3rd to 7th Century (by Wang Jianguang)

Wang Family in Taiyuan and Their Buddhist Belief in the 3rd to 7th Century (by Shenkai)

The Buddhist Belief of the Sogdian People in Tang China (by Chen Haitao)

The Chinese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4th to 6th Century (by Wang Zhigang)

Siddham Studies in Tang China Seen through Annen' s Works (by Wang Bangwei)

Bodhisattva with Human Body: The Popularization of Buddhism in Ancient China (by Yan Yaozhong)

Tax Exemption for Buddhist Monks during the Song-Yuan Time (by Bai Wengu and Zhao Chunwo)

Entering the Order: The Emperor' s Concubines' Buddhist Belief in Medieval China (by Chen Huaiyu)

The Amalgamation of Buddhism and Daoism among the Monasteries in the Late Ming (by Chen Yongge)

Understanding the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 : A Comparison between Zhiyi and Jizang (by Kanno

Hiroshi)

Understanding the Buddha according to the *Muzi Lihuo Lun* (by Zhou Xuenong)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Pure Land School and Three Steps School (by Liu Ming – Wood)

Two Zoroastrian Deities on a Buddhist Sculpture from Xi' an (by Rong Xinjiang)

Vajrayāna and the Picture of Twin – Body Buddha in Tibet: A Historic Approach (by Xie Jisheng)

The Kizil Frescos Kept in the Berlin: How to Reconstruct Them (by Zhao Li)

The Mahākāla Worship in the Nanzhao Kingdom of Dali (by Yang Fuxue)

Daoist Fast Ritual in the *Gu Lingbao Jing* : Its Origin and Relation to Buddhism (by Wang Chenwen)

Kou Qianzhi' s Family and Life (by Liu Yi)

Daoism and the ghost of nūie in the Han and Tang era (by Fan Kawai)

The Social Function Played by Buddhist Monks Seen in the Folk Belief in the Tang (by Zhao Hongbo)

General Survey

Buddhist Studies in China in 2000 (by Huang Xianian)

Book Reviews

龜茲的佛教密宗

季羨林

從佛教史的角度來看,密宗(金剛乘 Vajrayāna)出現較晚。一般佛教史大都說是起源於公元 6、7 世紀。德國學者 Helmuth von Glasenapp 所著《佛教神秘主義》(Buddhistische Myste-rien)^① 中說,在佛教中秘傳教義在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中逐漸發展成熟,自 7 世紀起,就出現了金剛乘。也就是說,密宗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同佛教的大乘一樣,從最初萌芽到成爲一個有系統理論體系的宗派,需要長達幾百年的醞釀時期。

我在這裏不是想討論密宗的起源問題,而是討論龜茲古代有沒有密宗信仰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大體上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一派說有,一派說無。說有的一派,我舉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爲代表。此書在幾個地方都談到了密教流行於西域的情況,這裏不具引。我只從本書第五章“龜茲國之佛教”中抄一段話:

上文述尸梨密多羅條時,吾人曾謂龜茲之密教似亦甚發達,今觀羅什所譯,有《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明呪經》、《孔雀王呪經》、《善信摩訶神呪經》三部,皆秘密部經典,則當時龜茲之密教似尚流行也。其後,密教是否繼續通行,雖屬疑問,然至唐時仍有密教經典二部由龜茲傳入者,此即居住龜茲國城西門外蓮華寺之勿提提孱(蓮華精進)所譯之《十力經》(據《宋高僧傳》卷三),與龜茲沙門若那傳授於崇福寺僧普能之《佛頂尊勝陀羅尼別法》(據《續藏》第一輯第三套第四冊)。由此觀之,唐時龜茲及其他西域諸國之佛教,似頗受印度勃興之密教之影響,故呪法似頗盛行。(頁 186)

引文中書名和過程都講得很清楚,用不着再多作解釋。

說龜茲沒有密教的,我也舉一個人爲代表,他就是霍旭初先生。他在 1998 年九月召開的“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護府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龜茲流行密教考辨》。^② 霍先生說,在中外一些學術著作裏,多有龜茲佛教里流行密教的論點。其主張根據是:

1. 東晉時,帛尸梨密多羅在中原翻譯了《大灌頂經》、《大孔雀王神呪經》、《孔雀王雜神呪經》和他善呪術。
2. 鳩摩羅什在中原翻譯了《摩訶般若蜜多大明呪經》、《孔雀王呪經》、《善信摩訶神呪經》。
3. 唐代龜茲蓮華寺僧人勿提提孱魚翻譯了《十力經》。
4. 唐代龜茲沙門若那在長安崇福寺傳授《佛頂尊勝陀羅尼別法》。

^① W. Speman Verlag, Stuttgart 1940, S. 9 - 42。關於密宗的發展,可參閱 H. von Glasenapp: Tantrismus und saktismus, 見 Ausgewählte Kleine Schriften, Wiesbaden 1980, S. 385 - 398。

^② 目前我只讀到論文提要,全文還沒能看到。

5. 克孜爾中有密教的壁畫：

- a, 17 窟繪有毗盧舍那佛。
- b, 179 窟繪有摩利支天和那羅延天。

霍先生說，經過研究考證，以上論點都是不可靠的，是難以成立的。其理由是，按照上面的順序：

1. 帛尸梨密多羅在中原只翻譯了《大孔雀王神呪經》，他也不一定是龜茲人。
2. 鳩摩羅什並沒有翻譯那些經本。
3. 勿提提鼻魚翻譯的《十力經》與小乘《增一阿含經》卷十二《結禁品》為同本，是戒律類。
4. 唐代若那在長安傳授《佛頂尊勝陀羅尼別法》，也不等於龜茲本地流行密教。
5. 支孜爾第 17 窟所謂毗盧舍那佛“沒有定論”。克孜爾 178 窟鳩摩羅天等是原始佛教時期就形成的護法神，並無密教內容。

最後，霍先生說：“佛教界公認密教是在公元 6、7 世紀才形成的。此前可溯到大乘佛教的“陀羅尼”時期。稱公元 4 世紀龜茲就有密教，不符合佛教歷史。”

霍旭初先生論文的内容就是這樣，其中有確定可靠的意見，也有尚待討論確定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在這裏都不想探討考證。我僅僅根據我目前掌握的不太多的材料，談一談我對龜茲是否流行密教的問題的看法。

密教的信仰內容十分龐雜。從接近原始民族信仰的巫術、呪語等等，一直到接近哲學或宗教思考的大日如來的神學，無所不有，時間跨度，十分漫長。有的學者認為，在小乘佛教時期已有密教的萌芽，比如幾部《阿含經》中已有止牙痛、防蛇咬等簡單經呪^①。

原始的密教，從許多途徑傳入中國，至少有藏密、滇密等等流派。傳入漢族地區，為時亦頗早。密教是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成分之一。在漢末三國時期，支謙等已經譯出了許多密教的佛典，屬於最早譯為漢文的佛典。^② 在下面，嚴耀中先生用相當長的篇幅，比較詳細地論述了佛教密典在中國翻譯的情況，似乎佛教密宗在印度早已經形成。這一點是頗為值得商榷探討的。

我在上面已經談到了佛教金剛乘（密宗）起源的問題。我曾引用德國學者 Helmuth von Glasenapp 的說法：金剛乘的建立完成於公元 7 世紀；也引用了霍旭初先生的說法：佛教密宗形成於公元 6、7 世紀。他們兩位的意見代表了中外佛教史學者公認的意見，是用不着懷疑的。

但是這個說法同嚴耀中先生的敘述不是大相徑庭嗎？嚴先生的敘述並沒有錯誤。這個矛盾怎樣來解決呢？

我個人的看法是，從整個佛教史，從佛教的發展來看，從小乘到大乘的演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間有一個長期醞釀的過程。這是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關於大乘佛教的起源問題，我一向有一個看法：大乘起源要分為兩個階段：原始大乘與古典大乘。原始大乘自阿育王以後就開始了萌芽階段。從語言方面來看，原始大乘經典的語言是混合梵語，而古典大

① 參閱嚴耀中著《漢傳密教》，學林出版社，1999 年，p.3。

② 上引書，p.6。

乘的語言則是純正的梵語。醞釀階段長達幾百年。密教的醞釀階段比大乘還要長。大乘和金剛乘的興起,都是既有內因,也有外因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裏不必詳細論證。

繞了一個頗大的圈子,再回頭來談龜茲佛教信仰中是否有密教的問題,我們的視野似乎擴大了不少,論證資料也似乎多了不少。H. v. Glasenapp 和霍旭初先生所談的密宗的形成是指:理論體系由於長年的積累已經達到了自成體系,基本上能自圓其說的階段。除了理論體系之外,還有了相應的比較完備的儀規等等,時間就是公元 6、7 世紀。在這之前,不能說沒有密教學說的存在,更不能說沒有密教信仰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認為龜茲在密宗正式成立之前就有密教信仰,是並不奇怪的。

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論證一下我的看法:一個方面是克孜爾石窟本身;另一個方面是吐火羅 B 殘卷。

先談第一方面。

《龜茲石窟》^① 圖 25,克孜爾石窟 220 號窟窟壁題記,圖 26,庫木吐拉石窟 42 號窟右壁上的題記,著者都說是“古突厥文題記”。楊富學^② 認為是“六字真言”。我自己雖然沒有親眼看過這兩則題記,但我却相信楊的說法,因為它不像“古突厥文”這樣含混,而是肯定、具體。由此再談到霍旭初認為不敢肯定的毗盧舍那像的問題,既然有了六字真言,有大日如來的像,也就不足為怪了。

再談第二個方面。

近百年前,在新疆庫車地區進行的考古發掘工作中確實發現了用梵文和當地古代語言文字吐火羅文 B 寫成的密教殘卷。這個證據是極具有權威性的,是無法反駁的。

這幾張殘卷是法國學者伯希和(P. Pelliot)發現的,編號為 M. 777—1, 2, 3。此外還有兩個殘片,編號為 FM34, 1 和 498, 2^③。這些殘卷的特點是吐火羅文 B(龜茲文)與梵文相間雜,

① 韓翔、宋榮英著《龜茲石窟》,新疆大學出版社,1990 年,圖 25—26。

② 楊富學著《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p. 13, 注④。

③ 這些殘卷經過兩位法國學者的轉寫、翻譯、注釋和論述。第一位是 Sylvain Lévi, 見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XII, June 1936, No. 2. p. 194—214, 論文題目是 *On a Tantric Fragment from Kucha (Central Asia)*。第二位是 Jean Filliozat, 見 *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eans de Medecine et de Magie*, Paris 1948, Texte Magique P. 89—103。在這裏,我不禁想畫蛇添足,寫一點花絮,我寫科研論文垂六十年。作為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寫論文必須有參考資料。在這方面,我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時最為幸福。大學圖書館應有盡有,在長達十年的寫作過程中,只有一次向柏林普魯士圖書館求援。回國以後,受到資料(雜誌、專著等等)的限制,我研究混合梵文的工作只好打住。近兩年來,我寫《古代龜茲焉耆佛教史》,有許多次向國內外求援,都有幸度過難關。哪裏想到竟在寫全書最後一節最後一段時却碰到了缺少資料這一隻攔路虎,缺乏的就是上面講到的 S. Lévi 的論文。我在北京找遍了北大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沒有找到。又托人到上海去找,也竟無結果。又寫信到日本,也是一直到現在還在恭候佳音。托人到原出版處的印度去找,最初反饋的消息也是不容樂觀。我心里極為煩躁。“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難道這就是我的第八十一難嗎?找不到這一篇文章,我萬萬不敢落筆。幸而天無絕人之路,王樹英教授和譚中教授大概都找到了北大留學生印度友人余德鏢先生。余先生從印度我的老友雷義教授那裏取得本文的復印件。我拿到手時,心中萬分激動。半年的苦等終於有了結果,兩年寫的一部書終於能夠寫完。人生樂事能有超過這個的嗎?這是六十年來的第一次,我必須在這裏着重講上一講。正寫到這裏,我又接到了印度朋友 Dr. S. Reddy 不遠萬里從印度寄來的 Lévi 的文章。我真正感謝印度朋友們!

有的地方甚至在一大段梵文中突然插上一句龜茲文，這種現象在其他地方是極為罕見的。我在下面想分爲幾個項目來進行論述：

- 1 翻譯殘卷的原文
- 2 對殘卷內容的幾點說明
- 3 再談所謂“和尚梵文”

1 殘卷譯文

類似佛教密宗的信仰，內容十分龐雜，起源十分古老，分佈十分遼闊，影響十分重大。古代龜茲的密宗信仰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究竟如何操作，都是非常有趣的問題，文字、根據又十分缺乏。因此，這幾張殘卷，雖然極短，又殘缺不全，但帶給我們的信息却異常難得，我必須把它們翻譯過來，給我們研究龜茲密宗的學者一點具體的知識，利莫大焉。在這裏，我首先必須聲明：翻譯並不是我們自己研究的結果，而主要是根據 Lévi 的英譯文和 J. Filliozat 的法譯文。原因並不是我想偷懶，而是我認爲沒有那個必要。我現在不是在做龜茲文或“和尚梵文”的語言學上的研究工作，而只是想介紹點龜茲密宗信仰的實際操作情況，這樣做也就夠了。

殘卷的前二行(1.a.1 和 2)與我要讀的問題無關，我不翻譯。譯文從 1.a.3 開始：

“我將宣布梵壇(brahma danda)，它能殺死所有的敵人，用它可以使一個敵人喪生。”這個梵壇一開頭就向一些雜亂湊在一起的神靈致敬。“我首先向大海致敬。”接着是喜瑪拉雅山，衆山之王的須彌山和 Gandhamādana。這裏殘卷缺了一點。下面接着是 Vaiśramāna, Varuṇa 王, Nārada(原文作 Narata)timburā, 衆 Āditya 衆 Vasu, 衆 Rudra, 衆 Aśvin, 衆 Marut, Gandharva 和 Apsara 常到的 Sindhu, 最後是製造這個梵壇的大梵天。“這個 danda 是非常可怕，它焚燒敵人的心。^① 來吧！既然被派出了，去吧！……他的兒子、妻子和財富都要被消滅掉。”下面是一行散文：“向叉子致敬，向持犁者，持狼牙棒者，持弓者……向猙獰可怕者致敬！”接着又是一句詛咒的詩：“我把 danda 投向誰，誰的性命立即完蛋！這裏是一些獲得一切已經獲得的勝利的呪語。”下面是一些符呪，是獻給一些神靈的，其中有一些女神，名字希奇古怪。“Brahmaprakrati, Khalimukhali, Vilinyavali, Vāgatunde^②, Padma (va) ti, Siddhi, Dandalibhi, 大梵天 svāha^③, Rudra svāha^④, Piṅgala svāha, Ekajata svāha, Dvijata svāha, trijata svāha, Bahujata svāha, Mahājata svāha, Sive svāha, Srigandhara svāha, Śveta svāha, Śvetagrīva svāha, Nīla svāha, Nilagandha svāha, Bahurūpa svāha, Anekarūpa svāha, Ratnahasta svāha, Ratnasīrsa svāha, Ratnakeśa svāha,

① 此處梵文原文混亂不堪。Lévi 和 Filliozat 的轉寫也不一致，因而譯文也有分歧。我沒有原卷供核對，只有根據 Lévi 的譯文來翻譯。

② Svāhā，印度教和佛教密宗常常使用的一種神秘的聲音，具有大神通。漢文佛典中有許多不同的音譯：莎婆訶，莎波，沙縛訶，沙波訶，蘇婆訶，娑訶，娑婆訶，莎訶，蘇訶等等。

③ Filliozat 讀作 Nāgatunde。

④ 這裏要說明兩點：第一，Svāha 前面的神名一般都是爲格；第二，按理說，每一個神名後面都應該有一個 Svāhā，但實際並非如此。

Ratnakama svāha, Ratna akṣa svāha, Ratnoṣṭa svāha, Ratnapāda svāha, Ratnanakhada svāha, Ratnodare svāha, Ratnottara svāha, Ratnamedha svāha, Dravya svāha, Rudhiraṅga svāha, Prajāṇḍa svāha。這一個名叫梵檀的是不可抗禦的^① 南無 brahmacaritriya Svāha。”

到此為止，殘卷原文是用梵文寫成的。至於這種梵文的特點，下面再談。梵文一結束，接上去的是吐火羅文 B(龜茲文)。我仍然主要是根據 Lévi 的英譯文譯為漢文：

“這是這個呪語的實際使用的辦法(upacāra)。

1 當月亮處在昴宿^② 把一團亂糟糟的馬鬃用驢血泡軟。^③ 用誰的名字把祭品投入花火中，誰不久就會消逝。

2 當月亮處在畢宿(Rohinī)時，誰要是想讓國王和大臣們屈從於自己，他就日夜持齋，點燃祭火，把 Clerodendron Siphonantus 的顆粒一粒接一粒地投入祭火中，他們就屈從了。

3 當月亮處在觜宿(Mrgasīras)時，誰要是想讓一些人屈從於自己，他就要……用他們的名字舉行火祭，他們就會屈從。

4 當月亮處在參宿(Ārdra)時，誰要是想讓一個女人……屈從於自己，他就要舉行火祭，她就屈從了。

5 當月亮處在井宿(Punarvasuḥ)時，誰要是想讓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屈從於自己，他就要用 Moroko 花之火舉行祭獻，他們就屈從於他了。

6 當月亮處在鬼宿(Puṣyaḥ)時，誰要是讓一個人，不管他是誰，屈從於自己，他就要舉行火祭，他就屈從於他了。

7 當月亮處在柳宿(Asleśā)時，必舉行火祭……用誰的名字……^④。

8 當月亮處在星宿(Māghā)時，……必須舉行祭祀，用誰的名字舉行，他的生命就會不安。

9-10 當月亮處在張宿(Pūrvaphalgunī)時，貿易失敗(?)……必須舉行火祭……貿易失敗(?)……當月亮處在翼宿(Uttaraphalgunī)時，必須舉行……。

11 ……必須舉行祭祀，投花火中，貿易失敗。

12 當月亮處在軫宿(Hastā)時，誰要是想讓一個生物屈從於自己，他就要舉行火祭，把花……。這個生物就屈從於他。

13 當月亮處在亢宿(Svātī)時，酒精……把一塊 Madanaphale 埋(或焚燒)在門旁。酒精就被破壞了。

14 當月亮處在氐宿(Visāhā)時，把一塊 Khadira 埋(燒)在門旁。用誰的名字這樣做，

① 根據 Lévi 的英譯，但與原文不符，這裡似應加一 na 字。

② 這裡和下面講的都是中國的所謂二十八宿(Aclavim óati - wkea Tiāin)。Kintih, 梵文 Kitikā, 是《翻譯名義大集》，漢文叫昴宿。

③ 關於這一句話的翻譯，學者們意見頗不一致，見 Filliga 上引書 p. 97, 注 10。我不去糾纏那些問題。

④ 殘卷缺。下同。

誰就……。如果把它取走，巫術就失效。

15 ……把人骨磨成粉，用這粉做成一個男玩偶；然後用一把粗製的刀子把玩偶的頭砍掉。用誰的名字這樣做的，他很快就會倒霉。

16 箕宿(Pūrvāśādhā)。

17 (斗宿 Uttarāśādhā)……他必須用魔法把它迷惑七次，他在誰的門下埋下，人們就……。

18 當月亮處在牛宿(Śravanā)時，他必須把人骨堆成一堆，堆在仇敵的路上；他不會回來；但是，倘把這一堆挪開，巫術就失效。

19 當月亮處在虛宿(Śatabhiṣā)時，用誰的名字把 Campaka 的顆粒投入祭火中，不管他想幹什麼壞事，他都幹不成。

20 當月亮處在室宿(Pūrvabhadrapāda)時，想要消滅自己的敵人，他必須……花……；他必須做成一個男玩偶，對它念呪一百次。八次，把它投入火中；用誰的名字這樣做，他在走一步的時間內就會喪生。

21 當月亮處在婁宿(Aśvinī)時，用一點油……他必須舉行火祭，用誰的名字這樣做，他的生命會被友誼所侵襲(傷害?)。

Brahmadatta kalpa 的第一部分在這裏結束。”

上面，我根據 Lévi 的英譯文，有時候也參考 Filliozat 的法譯文。把一段吐火羅文 B 譯為漢文。由於原文時有殘缺，不能窺原文全貌；但是，大體上的含意是清楚的。當時龜茲密宗的巫術可見一斑。

下面是第二部分，首先是幾首梵文詩，內容同第一部分開頭的差不多：

“首先我向大海致敬，也向喜瑪拉雅山，向衆山之王須彌山，向 Soma 和 Sarasvatī 向 Śiva 和 Vaiśramaṇa，兩個給予者……，向 Āditya, vasu, Rudra, rama……Sindhu(?)，它的宮殿是 Gandharva 和 Apsara 常到的地方。我也向大梵天致敬，是他製成了這個 Daṇḍa。因為這個 daṇḍa 是敵人的摧毀者……可怕。我派遣你，去吧，去完成這樣一件事。

“向 Brahmā 致敬！向 Brahmadatta 致敬！向手持犁、狼牙棒、斧頭，用箭、標槍、梭標這些各種各樣的武器打擊的英雄致敬！

“向 Mātariṅgin 和 Mātariṅgīnī, Mātariṅga 男孩和 Mātariṅga 女孩，向 Mātariṅga 老師，向 Mātariṅga 聖人，向 Mātariṅga……向 Mātariṅga 部族，向 Mātariṅga 祖先，向那些 Vidyādhara 致敬！向 Mātariṅga 王 Viśvāmitra，向 Mātariṅga 神靈，向 Mātariṅga 王 Trisanku，向完美的聖人致敬！向 Ruru 鹿，向駱駝，向 Mātariṅga 王致敬！”

“Hili, 來呀！來呀！啊，Māladandika, 是你給 Mātariṅga 們發布命令，Māhurikā, 是你為我做了所有我需要的事！望你不要在我走的路上設置障礙！Dumpe! Duru – dumpe! 你的肚子像一個罐子！KālīKālī! Mahākālī! Kālapīṅgali! Kālaraudrī! Candī! Mahaghori! 你穿着一捆草！你住在墓地里！你吃血和肉！你在風中低語！你……越過大海！Viki! Vimi! Ekaruṣe! 你，

黑色的雲彩！Hi！Hi！Hi！Hi！ra！hu！hū！ra！svāhā！

下面接着一句用吐火羅文 B 寫成：“這個獻給 Māla(dandikā)的呪語每天要從頭念七遍。”接着又是梵文：

“向 Mātāṅga 們致敬！向 Mātāṅgikā 致敬！向 Mātāṅga 男孩，女孩，老師，聖人致敬！（同上面一樣）向 Mātāṅga 仙人致敬！向 Mātāṅga 中白色的和黑色的致敬！向 Mātāṅga Parambhārā 致敬，向 Mātāṅga 部族，祖先，Vidyādhara，Viśvāmitra 神仙，Trisāṅku，完美的聖人，Ruru，駱駝，國王致敬（同上面一樣），致敬以後，我要使用這個 Vidyā 了。望此 Vidyā 爲我取得勝利！Thā！hā！hā！hi！hī！hu！hūli！hihi！mili！mili！dudumi！Vegavāti yiyi！Caṇḍī！Vetālī！Mahākārī！Māyūrī！Yaśakarīṇī Śankhavegavāhini！眼睛像沒有沾污的葉子的你！…… Vetālī！Citraketu！Prabhāsvarā！Ghorigandhurī！Caṇḍālī…… Vegavāhini！Viśvāmitra，Svāhā！部族 Svāha！可怕者 Svāha 聖人、總聖人 Svāha！對 Mātāṅga 部族，望這妖術的話語勝利！Svāha！”

下面又是吐火羅文 B。“Māladandike 必須塑造在地上……一個 Vidyādhara 必須塑造在她的左邊，在她的脚前。Māladandī 要從她戴的 Sumān 花環上去認識。在四個地方…要放上酒精飲料；在…的血中，必須放上…一個花環要用一百零八朵 Sumān 花(?)她必須這樣去認識。這首歌(vij)要唱。人們一開始必須使心地純真。要作一個曼荼羅(Maṇḍala)^①，具備一切…Maṇḍala 上要放上 Visit 花。用這種方式就有 Sādhi(成功?)。

“我現在要講 Upacāra。

1 誰要是想同國王交朋友，他必須用 Rājavr̥kṣa(王樹)的枝幹做成一個(國王的?)像，向它念呪七次…他必須完成一次火祭，這個正被國王遺棄的人變成了他的親信。

2 誰要是想同一個刹帝利交朋友…他必須用…的枝幹，做一次火祭，澆上芝麻油，他就會成爲刹帝利的朋友。

3 誰要是想讓兩個朋友分離，他必須用他們的名字向一個骷髏(?)念呪七次…就成爲…。

4 把人骨頭燒成炭(?)六指或七指長；叫着仇敵的名字，對着它念呪七次，藏在仇敵的門下；仇敵就完蛋了。

5 如果他想把仇敵逐出房子或村子……他必須把它放在門旁，在七根頭髮(Lēvi 在這裏劃了問號，Filliozat 讀爲 aiguille 針)長的下面，在第七(天?)，他就被趕走了。

6 誰要是想把門都打開，他要塗抹……，念過呪，門就都開了。

7 誰要是想……他必須從焚尸場上弄點灰燼，把這些灰燼做成一個杯子，同這杯子一起，他要放一個小新罐子，裏面投入點食品和飲料……，向它念呪七次，對面出現了一個精靈；他就得到了食品和飲料……。

8 誰要是想滅火，他必須對準 Kurpele(Lēvi 譯文中有此字)的顆粒和枝幹念呪七次，火

① 意思是壇。

就滅了。

9 誰要是想讓仇敵生病,他必須用牛糞做成一個玩偶,對準它念呪,拿來二十一塊 Khadira 或人骨,把它們投到這個玩偶的胸膛上,仇敵就會大病。

10 誰要是想隱形,他必經用 Sauvīra 膏製一個人形,在雙眼中間或在眼球內塗上點藥膏,他不管走到什麼地方,沒有人能看到他。

11 如果他想讓一個人骷髏能說話,他必須用牛糞畫一上曼荼羅……在曼荼羅中,他必須倒上幾杯飲料,必須有 Kurkal 和 Kuntārk 花,用牛奶洗這個人骷髏,把它放在曼荼羅中,低聲念 Vij(Vidyā)二十一次,不管他問什麼,骷髏都會告訴他。

12 現在,如果他想施展巫術(Kurkal)行動,他必須對水念呪,把水噴向空中,他就能夠施展巫術行動。

13 如果他想得到什麼好處,他必須做…等於那點好處,穿在身上(?),他就會得到好處。

14 如果他想長壽……。”

殘卷到此為止。

2 對殘卷內容的幾點說明

我在上面曾經說過,我現在在這裏不是搞語言學的研究,而只是介紹唐代龜茲密宗信仰的情況,所以對牽涉到語言方面的問題一律不加深究。

我現在把 Lévi 對龜茲密宗的看法介紹一下^①,其中也攙雜有我自己的看法。Lévi 認為,這明顯是密宗 abhicārika 的殘卷,不是佛教的,而是濕婆派(Śaiva)的。根據 Helmuth von Glasenapp^②,密宗的護摩(Homo)共有四種:1.Śāntika,去災殃;2 Paustika,增吉祥;3 Abhicārika,拒不祥;4 Vasikarāṇa,用強力。看來這些殘卷對四個方面都涉及,不僅限於 Abhicārika。

龜茲殘卷的時間很難準確推定。據 Lévi 意見,大概在 7 世紀至 9 世紀之間。這比 Lüders 推斷克孜爾梵文殘卷的時間要晚一些。此時正是印度密宗所謂金剛乘形成的時候,也是從印度派出密宗和尚到中亞一帶一直到中國宣傳密宗的時候。8 世紀到中國來的金剛智和不空是著名的例子。玄奘是反對密宗的,他對從印度到中國宣傳密宗的和尚那提,梵名是 Puṇyodaya,使用了不尋常的手段。

Lévi 又講到印度密宗與中國道教有某些類似之處。衆所周知,自後漢末逐漸發展起來的道教,與先秦的老莊頗異其趣,喜歡搞什麼掐訣念呪,很像印度的密宗。在印度的迦摩縷波國(Kāmarūpa)是印度密宗的發源地,自古以來,就同中國交往密切^③。他們的國王童子王(Bāskāravarman Kumāra)自認為王族來自中國,曾請求唐太宗將《道德經》譯為梵文,送往印

① 見上引文,P.203 頁。

② 見上引書,P.113。

③ 參看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1990 年,頁 794 頁。

度,以便學習。太宗答應了他的請求,任命了一個包括和尚和道士都在內的翻譯小組,玄奘也是成員之一。經過了一番糾紛,書是翻譯成了。至於梵文譯本的下落則無法追究了。

Lévi 又說到,印度密宗承認一個中國傳統 Mahācinakrama,也被稱為 Mahācinakramacāra, Cinācārasāraṇtra, Cinācāraṇtra,舉行這個儀式時,要使用 Bhāratavaṣa(中國樹)的枝條。這些都表明,這種儀式與中國有關聯。在 Tantratattva 一章中講到 Bhāratavaṣa,第一二名就是 Cina 和 Mahācina,前者是中亞新疆一帶,後者是中國,Lévi 的結論是,中國對印度密宗的產生有強烈的影響。

Lévi 還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古代龜茲的地理位置處在中印兩大文明的交界處,西面是印度文化,東面是中國文化。龜茲是中印兩股密宗潮流碰頭的地方。他這個說法不能說沒有根據;但是,據我看來,印度密宗的影響是彰明昭著的,而中國的影響卻還是隱而不彰,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在文章的最後面,Lévi 又寫了一段附言,說明證明古代龜茲有密宗信仰的殘卷不只是上面談到的那幾張,伯希伯帶回去的還有另外幾張密宗殘卷,編號是 FM34,1 和 498,2,可惜只剩下一些小碎片,內容無法詳細研究了。

3 再談所謂“和尚梵文”

我在上面第 8 節中(《兩地的梵文使用以及僧團內部的情況》、也稱之為《龜茲研究三題》),曾經提到,Lüders 把龜茲克孜爾梵文殘卷的梵文稱為“和尚梵文”。這確實是梵文,但語法極其混亂,錯誤百出,是古代新疆佛教和尚使用的,所以名之為“和尚梵文”,紀實也。

在本節中我翻譯和分析的這幾張梵文和吐火羅文 B 混合使用的龜茲密宗殘卷,其梵文部分,用 Lévi 的話來形容,是用“極其野蠻”(most barbarous)的梵文寫成的。依我的看法,這也屬於“和尚梵文”之列。

在新疆其他一些佛教石窟中,也發現了一些梵文題記一類的東西,比如在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九窟的說法圖上面的梵文題記,也不是正規的梵文,也應該歸入“和尚梵文”之列^①。我相信,在其他一些我們還沒有注意到的石窟或者還沒有發現的石窟中,只要有梵文題記或類似的東西,都會屬於“和尚梵文”之類。

“和尚梵文”形成的原因,解釋起來也並不困難。古典梵文是一種十分複雜的語言,文法條例瑣碎而繁多,學習起來十分艱難。印度的婆羅門(梵文是他們的語言)要用十幾年的時間來掌握梵文。婆羅門出身的和尚一般是能够掌握梵文的。但是新疆的和尚却没有這種本領。結果他們筆下的梵文就謬誤百出,成為不同程度地“野蠻”的梵文了。

為了給中國通梵文的學者一個比較的機會,我現在把我在上面翻譯過的一段梵文原文抄在下面,學者們可以拿古典梵文的變化形式和這種“和尚梵文”的變化形式對比一下,看看後者究竟“野蠻”到什么程度。因為我手頭沒有殘卷原件,我無法自己進行轉寫,只有採用法國學者的現成轉寫,我採用的是 Filliozat 的轉寫,因為它晚於 Lévi,因而可能更準確一點。下

^① 勒柯克著,趙崇民譯:《高昌——吐魯番古代藝術珍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

面是轉寫：

3 brhmadanḍam pravakṣyāmi sarvvaśatruṇiśudhanim yena baddhyanti vai śatruḥ krapūt puruṣadhāvanam sumudram prathama[ṁ] vande himavande ca parvvate; merupa[rvata] rājānām; tathā gandhamādānam × ś. × × × ×

4 śīdan̄ vaiśramanas tathā; vāruṇam̄ caiva rājānām̄; ubhau nāratadimbura, ādityā vāsavo rūdraḥ aśvina marudas tathā; sinthu samīryate yatrā gandharvoptsarasevitum̄; duṣṭhānām̄ puruṣam̄ caiva; br(hma)danḍo(vikra) × (taṁ)

5 brhmāyāṁ ca namahskṛtvā yena danḍo prakalpitam ayaṁ danḍo mahāghora, śatruṇām̄ hrdayaṁ daha pingalo viśathorudaḥ rudrarupo sudāruṇām̄; ehi me preṣito gaccha; asuko(vasamā)[na]y[a] athavā

6 hrdayaṁ hrhya gacchandā gandhamādānam athavāsyā manah grhyaḥ vaśam ānehi mādanam athavā stambhanam̄ kuryān yena gacche diśoddiśam̄ athava śoṣay[e]d gātram̄; sārīmanḍam̄ na—9 aks—

7 caiva; samudram̄ paśu pādāte; athavāsyā pranaśyaṁtu; putra[d] āradhanāni ca athavā muñcati magdhir hrhaṁ dahmātma sarvvanitāyakāto, nama śulāya halamasaladhanurdharāya; śulaśaram̄jal. 1. dharāya, × × y(atijā)—

8 — ṭāya, ekajātāya, hujātāya, ekacaranāya, dvicaranāya, tricaranāya, bahucaranāya śmaśānacārāya

b.1 (bhīmadarśanāya), yasyāhaṁ preṣayed danḍam̄, śighraṁ muñcaṁtu jivitam, tatra mandrapradā bhāvam siddhasarvārthasādhakam, brahmaprakrataye nāma; khali mukhali; vilingavali, nāgatunde, padma(pa)ti, siddhi danḍālibhi brahmāyasvā[ha,](r)udrāya

2 svāha, pi(ṅga)lāya svāha, ekajātāya svāha, dvijātāya svāha, trajātāya svāha, bahujātāya svāha, mahājātāya svāha, śivāya svāha, śrigandharāya svāha, śvetāya svāha, śvetagrīvāya svāha, nilāya svāha, nilagandhaya svāha, ba[hurū]pāya

3 svāha anekarūpāya svāha, ratnahastāya svāha, ratnaśirṣāya svāha, ratnakeśāya svāha, ratnakamāya svāha, ratna akṣāya svāha, ratnoṣṭāya svāha, ratnapādāya svāha, ratnanakhadāyasvā, ratnodarāya svāha, ratnottrāya svāha, [ra]tamedhāya

4 svāha, dravyāyā svāha, rudhiraṅgāya svāha, prajāṇḍāya svāha, ayaṁ brahmadanḍo nāma prati-hato, namo brahmacāritriyā svāha;

下面是吐火羅文 13, 梵文到此為止。後來還有梵文, 我不再抄錄了。

2001.4.15. 寫完